

T5298/1112d(14)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2 1958

李太白文集卷之三十四

附錄四

錢塘 王琦琢崖編輯

燿 葆光
復曾宗武較

叢說 二百二十則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蓋氣骨高

舉不失頌咏風刺之道

吳融禪
月集序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
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卽江左矣苟不能
求麗於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為艷傷麗病者卽南朝
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

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

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皮日休劉棻強碑文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

拆紅翠闢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

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鵬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

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唐詩紀事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

才文獻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

鬼仙之詞耳滄浪詩話

世傳杜甫詩天才也李白詩仙才也長吉詩鬼才也

迂齋詩話 唐人以李白為天才絕白樂天人才絕

李賀鬼才絕海錄碎事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

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

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

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

聖教徐而菴說唐詩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李白飛仙

語杜甫聖語李賀才鬼語居易錄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
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鯢碧海
中也漁隱叢話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
冢此韓愈所得

李文叔云予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
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
何其橫也左邱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
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墨莊漫錄

李唐群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
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

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

珊瑚劍詩話

雪浪齋日記爲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

詩人玉屑

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

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楊升菴外集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

有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及

顧璘息園存稿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
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滄浪詩話

臞翁詩評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

恍無定處

詩人玉屑

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

釋德洪跋蘇養直詩

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

林鬼豕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

其為詩疎宕有奇氣

孫觀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太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

黃山谷文集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

部為尤

皮日休鄂州孟亭記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

道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

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

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

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

見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

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亦皆此體但頗自

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

明遠體

漁隱叢話

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

傲選詩後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朱子語類

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

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考亭跋病翁先生詩

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 朱子語類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于鮑明遠如

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 漁隱

叢話

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 李夢陽章國饒會詩引

郭璞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李杜精奇處皆取此

謝靈運以險為主以自然為宗李杜深處多取此

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

筋骨取此 陳繹曾詩譜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映照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

段畧不近渾厚 西清詩話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於詩

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

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 朱子語類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

各以其所能鳴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 楊升菴四

川總志序

陳子昂為海內文宗李太白為古今詩聖楊升菴周受菴詩選

王荆公嘗謂太白才高而識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語

自是文章之病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薈

愚謂二公所言太白病處正在裏許古賦辨體

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

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比律

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

頗似上士遊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與徐凝一場決

殺醉中聯為一笑蘇東坡集

周伯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因於唐也自河梁而後

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為雄俊而法度最為

森嚴况餘者乎趙宦光彈雅

潘禎應昌嘗言其父受子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

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蓋可以兼眾聲也李太白

杜子美之詩為宮韓退之之詩為角以此例之雖百

家可知也懷麓堂詩話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名授一拾遺而連劄至死

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人徒知李杜為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
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
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
於卒伍之中也

草木子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陸象山語錄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
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
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
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群公謝名譽遠
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

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

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日近憐李杜無檢束

爛熳長醉多文辭并唐書所引蓋六用之

容齋四筆

子嘗論書以為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

至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

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然蘇李之

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

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

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

蘇東坡書黃子思詩集後

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

以次諸家朱子語類

詩之極至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

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滄浪詩話

李杜數公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

吟草間耳滄浪詩話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

偶題二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

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

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

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韻語陽秋

作詩者陶冶萬物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

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

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

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子以為少陵太白當險阻艱

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于羅隱貫休

得意於偏霸誇彫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

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詩人玉屑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居

仁江西宗派圖序

詩之所以為詩所以歌咏性情者祇見三百篇耳秦

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讟煩寃從諛侈靡之文性
 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
 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
 顏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兼魏
 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
 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郝經與撒彥舉論詩書
 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為正宗虞伯生傳于礪詩序
 詩之尊李杜文之尚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
 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吳偉業與宋尚木論詩書
 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

譏甫龔峴而有飯顛山之嘲謂元和中詞人元稹論
 李杜之優劣曰子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
 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
 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掾取其干預教化
 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
 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
 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
 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
 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
 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

之後天下之士遭羅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謾歛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畱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

骨格不存閒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干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自後屬文

者以稹論為是舊唐書杜甫傳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

况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為之至退之曰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誇傷

則不復為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辯証著魏道輔之

言謂退之此詩為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目作優劣

然指稹為愚兒豈退之之意乎竹坡詩話

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

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議擬吾友黃介讀李杜優

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為知言黃山谷文集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

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

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

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

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

也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滄浪詩話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

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

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

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樽酒重與細

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隨何人解合續鸞膠則杜甫詩唐朝已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韻語
陽秋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益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因雕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

譏其欠縝密也

鶴林
玉露

詩之豪者世稱李白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迫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

白樂天與
元微之書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于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胷中所蘊一切寫之於詩

趙次公杜工
部草堂記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
 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
 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
 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
 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
 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
 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
 詩識君臣太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未文
 公曰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思之詩人沒頭腦至於
 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

高其救房瑄亦正

鶴林玉露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

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

驥駕輅李亦不能為也

藝圃折中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迥不全子美之言曰廟堂知

至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且尊道何高秦時任

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為義和天道平用為水土地為

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為君談笑靖胡沙又如

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

水東日記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

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敘悲苦而備眾體是以平實無奇而得自在者也

方以智通雅

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為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眾體而植綱常繫風化為多三百篇以後

之詩子美其集大成也

傅若金清江集

李白詩頌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酒詩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

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

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

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

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

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

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

類也哉

蘇灤城集

唐以詩取士三百年中能詩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

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

草木子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

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修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耳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沉雄為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飄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欲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且之陶謝間便覺倉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以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

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八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也青蓮擬古樂府而以己意已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一婦人舉家聞若歎及麻鞋見天子垢臍脚不鞮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亦不必曲為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太白五言沿洄漢魏

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獨絕句超然自得
冠絕古今子美五言北征述懷新婚垂老等作雖格
本前人而調由已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
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
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 太白
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
化在調與辭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窳易於
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詞調超逸驟如駭耳索
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微不同
者也 以古詩爲律詩其調自高太白浩然所長儲

侍御亦多此體以律詩爲古詩其格易卑雖子美不

免

藝苑
卮言

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

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唯超出一代

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唯兼綜一代故利鈍雜陳

巨細咸蓄 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

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

唐調者杜也 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

開元者工部也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驅

工部可謂撮勝二家第古風旣乏温醇律體微乖整

栗故令評者不無軒輊 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
 不用樂府舊題自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
 遺意往往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臯等作
 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拙不如
 兩漢較輪杜一籌也 胡應麟詩藪
 四明沈明臣嘉則嘗言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
 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
 杜如堪輿中然太山喬岳長河巨海纖草穠花怪松
 古柏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所不有吾當李則難行
 當杜則北面間者驚愕

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

上或亦謂有抑揚云

文獻通考

舒王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編為四家
 詩而以歐公居大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
 白詞語迅快無踈脫處然其識汚下詩詞十句九句

言婦人酒耳

冷齋夜話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
 李白詩詞迅快無踈脫處然其識汚下十句九句言
 婦人酒耳子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
 氣當游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

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為風月閑適之語蓋效太白為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

新話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此乃讀白詩未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

捫風

明朝歸揖二千石榆揚九重萬乘主譁浪赤墀青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辭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

老學菴筆記

錄云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韓歐高於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韓歐而不可破也遜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太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

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也
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籍若貴介公子者蓋其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爲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名旣相逼亦不能

無相忌也

漁隱叢話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為先後之序余謂子美詩閎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永叔詩溫潤藻艷有廊廟富貴之器退之詩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詩豪邁清逸飄然有凌雲之志皆詩傑也其先後固自有次第誦其詩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乃知心聲之發言志咏情得於自然不可以勉強到也

李綱讀四家詩選序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選四家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

李綱書四家詩選後

王荆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為一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為所誚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矣韓退之詩已有泰山毫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仙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已出乃輕子美耶或以杜比李於庾鮑為輕之又不然庾鮑豈可易者耶文人齊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為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

方弘靜錄

五言長篇自古樂府焦仲卿而下繼者絕少唐初亦

不多見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
大或干言次猶數百詞意曲折隊仗森嚴人皆雕飭
乎語言我則直露其肺腑人皆專犯乎忌諱我則回
護其褒貶此少陵所長也太白次之

唐詩品彙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
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趣
消索杜少陵是困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
戈亂離飢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閱苦楚都于詩中
寫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得少陵年譜看

江盈科雪濤詩評

李杜齊名古今不敢軒輊予謂太白才由天縱故能

以其高敵子美之大至論其胎骨則清新庾開府俊

逸鮑參軍杜之目李確不可易豈與攀屈宋而駕曹

劉者可同日論哉

黃生白山杜詩說

李白詩祖風騷宗漢魏下至鮑照徐庾亦時用之善
掉弄造出奇怪驚動心目忽然撒出妙入無聲其詩

家之仙者乎格高於杜變化不及

陳繹曾詩譜

杜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
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
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
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

宋濂荅章秀才論詩書

或謂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乃右實而左虛遂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間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且杜若秋興諸篇話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群品安在其萬景皆實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沉着安在其萬景皆虛

屠緯真文集

太白詩宗風騷薄聲律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似天仙之詞而樂府詩連類引義尤多諷興為近古所未有迄今稱詩者推白與少陵為兩大家曰李杜莫能軒

輕云李詩通

鍾山語錄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

李白雖無深意大體俊逸無疎謬處

漁隱叢話

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超飛揚為感動也

中山詩話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無論數十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

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
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
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

默喻

捫風新話

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

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楊升菴外集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
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
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
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

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子謂太白詩仙

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

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楊升菴外集

工部老而或失於俚趙宋籍為併幪翰林逸而或流
於滑朔元拾為香草 歌行李飄逸而失之輕率杜

沉雄而失之粗硬選家辨其兩短斯為失之

詩辨

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焉

可也

陶開虞說杜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
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軒后爪牙常先

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
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
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
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
上畱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
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顛西枝榮無心之物尚
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
篌謠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
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踪
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

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窓繡戶長相

見韻詩
陽秋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
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猶未工陳仲孚嘗
問詩工所從始子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
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李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
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陳傅良記陳仲孚問語
子嘗評諸家之作李太白最高而微短於韻周紫芝古今諸

家樂
府序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

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行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
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
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
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
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
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則云郎今欲
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
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
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卽
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

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
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
詩者比乎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山前之句蓋譏其
拘束也

楊升菴
外集

太白古樂府杳冥恟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

是太白樂府

藝苑
卮言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跡風雅蜀道難遠別
離等篇出鬼入神恟恍莫測兵車行新婚別等作迷
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之毫釐溫
李欲以巧勝所謂謬以千里

詩
藪

樂府體不尚論宗而敘事故每以緩失之故杜少陵
 無樂府也太白篇什雖繁而自放者多矣然有出乎
 唐人之上者似晉雜曲而清雋過之天寶生才豈易
 言哉吾定古唐諸樂府攷其正變則其人與世可知
 矣而獨於太白尤低徊三復云李詩
 太白温於群小乃放還山而縱酒以浪游豈得已哉
 故於樂府多清怨蓋不敢忘君也夫怨生於情而情
 每於兒女間為切切焉讀者勿以辭害意可矣李詩
 詩至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李翰林天才
 縱逸軼蕩人群上薄曹劉下該沈鮑其樂府古調能

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况其下乎唐詩

品彙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
 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
 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咏懷景陽雜詩五言亭
王阮詩

選凡例

唐五言詩杜甫沉鬱多出變調李白韋應物超然復
 古然李詩有古調有唐調要須分別觀之居易錄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選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
 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

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
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為古詩之餘
派唐賢風氣自為吟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而五
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
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姜宸英阮亭選
五言古詩序
七言古詩要鋪敘要開合要風度要迢遞險怪雄峻
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
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
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奇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
法者惟李杜也范德機
詩評

盛唐工七言古調者多張皇氣勢陟頓始終綜覈乎

古今博大其文辭則李杜尚矣唐詩
品彙

太白天仙之詞語多率然而成者故樂府歌詞咸善

或謂其始以蜀道難一篇見賞於知音為明主所愛

重此豈淺材者微幸際其時而馳騁哉不然也白之

所蘊非止是今觀其遠別離長相思烏棲曲鳴臯歌

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謠等作長篇短韻驅駕氣勢殆

與南山秋氣並高可也雖少陵猶有讓焉餘子瑣瑣

矣唐詩
品彙

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大

白縱橫往往强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 李肇龍選

唐詩序

七言古初唐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槩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為大家 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 歌行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宛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闔闢縱橫變幻趨忽疾雷震電淒風急雨歌也位

置森嚴筋脈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 李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餘 古詩箴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 李杜歌行雖沉鬱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 詩數 七言歌行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華高岑豪激而近質李杜迂佚而好變元白迤邐而詳盡温李朦朧而綺密陳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端詣不容班雜 太

白天縱逸才落筆警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閑整栗
唐初規制掃地欲盡矣詩辨

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為盛王李高岑四家篇什尤

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

奉之豪放更為創獲王阮亭七言詩歌行錄

七言古詩惟杜甫橫絕古今同時大匠無敢抗行李

白岑參二家別出機杼語蓋雷全亦稱奇特居易錄

盛唐五言律句之妙李翰林氣象雄逸唐詩品彙

太白恥為鄭衛之作律詩故少編者多以律類入古

中不知其近體猶存雅調耳集中五言仄律亦多一

錄

青蓮五言律自流水法外頗近正始不似子美達夫

諸公創體迥異昔觀詩辨

吾讀五言律一體知唐人反正之功為多云靡麗如

南五季文敝甚矣文質彬彬唐人有之向使唐人無

所取裁其不流為宋元末尚也幾希然或失之矜持

蓋從齊梁而變也若太白五律猶為古詩之遺情深

而詞顯又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歸開鬱宣滯特於

風騷為近焉李詩

畢忠吉曰子觀唐三百年以二律並稱擅長者獨子

美一人供奉長於五而短於七

辟疆園杜詩註解序

李自古風六十首富於子昂之感遇儉於嗣宗之咏

懷其詩宗風騷薄聲律故終身作七言近體僅八首

而已

陸生口譜○按陽水詩序謂太白著述十喪其九當時翰林應制之作集賢倡和之章所作七

言近體今皆不見大抵亡失者多耳陸氏謂其終身所作僅只集中所存之八首誤矣

李杜為有唐宗匠而子美不長於文太白不長於七

律故集中厥體遂少

柴虎臣家誠

五言排律開元後作者為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

翰林為多而孟襄陽高渤海輩實相與並鳴

唐詩品彙

讀盛唐排律太白輕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

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閎深如涉崑崙泛溟

渤千峰羅列萬彙汪洋

詩藪

排律宋沈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

詩藪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為多

楊升菴外

集

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右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

一家

李維禎

五七言絕句李青蓮王龍標最稱擅場為有唐絕唱

少陵雖工力悉敵風韻殊不逮也

藝苑卮言

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兩
人爲政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矣子美恰與兩公
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恣其崛強之性頽然自放獨
成一家可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

慙者也

盧世淮紫
房餘論

子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
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句唐
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長則王
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
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汨於

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

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

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効之惑矣

楊升菴唐
絕增奇序

盛唐長五言絕而不長七言絕者孟浩然也長七言

絕而不長五言絕者高適夫也五七言各極其工者

太白五七言俱無所解者少陵也

少陵太白七言律絕獨出詞場然少陵律多險拗太白絕間率露大

家故宜有此

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爲絕如窻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

本七律壯語而以爲絕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絕

爲律如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句
而以爲律詩則駢拇枝指類也 古人作詩各成已
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卽不能爲杜
何至遽滅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絕句卽不能爲李詎
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無事更屑屑也詩藪
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
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得而言
之斯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
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摩詰龍標之所
及吾嘗以太白爲五七言絕之聖所謂鼓之舞之以

盡神繇神入化爲盛德之至者也

屈紹隆
遊雜咏序

小樂府之遺唐人裁爲絕句體之流變蓋微有辨焉
惟李白所製猶得其遺篇什雖簡而如入思婦勞人
之心何婉曲可諷耶濟南李氏曰李白五七言絕句
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
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夫焉至哉言乎自唐以來能爲
詩者多矣其詞與理未始不璀璨焉然而觀止矣予
讀李白詩想見其心如入天際渺乎莫從其所之太
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子於李詩亦云

李詩
緯

丁龍友曰李白樂府本晉三調雜曲其絕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至其氣槩揮斥迴颺掣電且令人縹緲天際此殆天授非人力也

李詩

五言絕句開元後李白王維尤勝諸人

唐詩品彙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為

檀塲

宋牧仲漫堂說詩

五言絕句惟太白檀塲杜子美詩曰李侯有佳句往

往似陰鏗陰工此體子美之稱太白者在是

徐而菴說唐詩

五言絕句李太白氣體高妙

王阮亭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

七言絕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

唐詩品彙

七言絕句王少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

藝苑卮言

七言絕太白江寧各有至處大槩李寫景入神王言

情造極王宮辭樂府李不能為李覽勝紀行王不能

作詩

龍標隴西真七絕當家足稱聯璧

焦弱侯詩評

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群

漫堂說詩

七言絕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旨嚶兩言後只用溢

思作波掉唱嘆有餘響拙手往往安排起法欲畱佳

思在後作好首既嚼蠟後十四字中地窄而舞拙意

滿而詞滯

詩辯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朱子語類

古風第四十四首不言棄絕但言恩畢斯得怨而不怒之意欲言難言而又不能無言將何為三字無限

深情嚴滄浪評

朱文公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

板耶鶴林玉露

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

李馬師友記聞

遠別離篇最有楚人風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詞義反復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而亂也使人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至於收淚謳吟又足以興夫三綱五典之重者豈虛也哉茲太白所以為不可及也

范德機評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盡美則所謂鳳凰芝草

人人皆以為瑞閣數千百年經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咏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懷麓堂詩話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為樂若往復諷咏久而自有所得之於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

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懷麓堂詩話

太白公無渡河乃從堯禹治水說起迂癡有致然筆墨率肆無足取焉蜀道難等篇亦然開後人惡道詩辨

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自騷人

以還鮮有此體調也河岳英靈集

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其畧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為狼

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
 望長咨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焉
 之志雲溪友議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

武也太平廣記

蜀道難或曰作於天寶初或曰作於天寶末二說皆
 出於後世以意逆之曰此為房杜危之也陸暢云白
 未遠作蜀道易以美韋臯傳之當時而蜀道難之詞
 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其意必有所屬房杜之

說益近之矣南部新書

嚴武傳武為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相為部內刺史

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

道難者乃為房杜危之也韋臯傳天寶時李白為蜀

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為蜀道易以美韋臯撫言云

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贊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

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人豈非太白星精耶然

則蜀道難之作久矣非為房杜也唐詩紀事

嚴武傳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杜危之也此宋人

穿鑿之論其說又見韋臯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

造爲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
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
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
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
山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
之矣

日知錄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篇中凡三見與莊子逍遙篇
同吾嘗謂作古詩長篇須讀莊子史記子美歌行純
學史記太白歌行純學莊子

徐而菴說唐詩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

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影或
欲留玉鳥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
交王子晉或欲高揖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或
欲食金光於安期豈非因賀季真有謫仙之日而因
爲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
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父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
酒徒遇高祖卒自嘆已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
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
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闐闐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闕
闈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

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

妃子之詞也韻語 陽秋

黃雲城邊烏欲棲邊一作南聲調便惡此用字陰陽

之殊趙宦光 彈雅

漢魏詩多不可點所以為好者其氣象自不同耳李

詩好處亦難點點之則全篇有所不可擇焉若烏棲

曲與烏夜啼可謂精金粹玉矣范德 機評

國初人有作九言者謂昨夜西風擺落千林稍渡頭

小艇捲入寒塘均以為可備一體不知九言起於高

貴鄉公鮑明遠沈休文亦有此體唐人則李太白蜀

道難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

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萬

壑置在迎風露寒之玉壺又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此九言之最妙者詩有十字

成句者太白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成騎龍

飛上太清家又有十一字成句者杜詩王郎酒酣拔

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李詩紫

皇乃賜白兔所搗之藥方韋應物詩一百二十鳳凰

羅列含明珠若坡公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似

可讀作兩句矣懷麓堂 詩話

揚子雲長楊賦西壓月窟古窟字東震日域服虔註以

為日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支窟月窟

卽指月支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

形容威伏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楊升菴外集

王彥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

己意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曰且刷幽燕

晝秣荆楚子美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移可

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脯秣越蓋皆用

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楊升菴

外

客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僕曰

毛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仔細說馬態

相行步也僕曰願熟讀之兩驂如舞此駟語所謂花

踏羊蹄行也兩驂如手此駟語所謂熟使喚也思之

便覺走過掣電傾城知與神行電邁躡恍惚為難騎

耳許彥周詩話

東坡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

機李斯事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

朱子語類

蔡寬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

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為例議論鋒出甚有獅子跳躑
 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
 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詩不少假借李白文嫻
 戲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日日
 調笑格以為調笑之資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
 峰關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為病格以為言語窳
 兀聲勢蹇澀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
 自量者耶漁隱叢話

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秒浦歌云白髮
 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漁隱叢話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
 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
 名或云二詩同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子謂不然太
 白咏俠不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
 咏俠欲有聞於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
 之名是也邵氏聞見後錄

呂氏童蒙訓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
 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船夾
 雙檣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
 自然不褊淺矣漁隱叢話

李太白詩過人其生平所享如浮花浪蕩其詩云羅
惟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也蘇

城集

詩言窮則盡意衰則醜韻軟則庫杜少陵麗人行李

太白楊叛兒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

陸時雍評

李太白荊州歌有漢謠之風唐人詩可入漢魏樂

府者惟太白此首及張文昌白鬪謠李長吉鄴城謠

三首而止杜子美却無一篇可入此格

楊升菴外集

太白白頭吟二首頗有優劣其一蓋初本也天仙之

才不廢討潤何必不加點今人落筆便刊布縱云揮

珠無怪多類耳于錄

閨裏佳人年十餘頗有四傑風格差逸宕耳要之此

等是太白佳作詩辨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

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滄浪詩話

六一居士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

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

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

之橫發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漁隱叢話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來

不上船用兩船字韻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觴白眼
望青天用二天字韻蘇晉長齋繡佛前又皎如玉樹
臨風前又脫帽露頂王公前用三前字韻眼花落井
水底眠又長安市上酒家眠用兩眠字韻牽牛織女
詩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
杼中用兩中字韻李太白襄陽歌鸕鷀杓鸚鵡杯百
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
謠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又翠影紅霞
映朝日鳥飛不到吳江長用兩長字韻韓退之李花
詩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又誰堆平地

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兩花字韻雙鳥詩兩鳥
各閉口萬象銜口頭又百舌舊饒聲從此嘗低頭用
兩頭字韻示爽詩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又此來
南北近間里故依然用兩然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
辭但慙前所爲又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用兩爲
字韻子美太白退之於詩無遺恨矣當自有體耶郤氏

聞見後錄

絕句字少意多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橫江詞氣
格合歌行之盛使人嘆咏其贈汪倫非必其詩之佳
要見古人風致如此范德機評

太白橫江辭六首章雖分局意如貫珠俗本以第一首編入長短句後五首編入七言絕句首尾衡決殊失作者之意如杜詩秋興八首亦分作二處子特正之凡古人詩歌不可分類以此

揚升菴外集

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蓋澄江淨如練即元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漁隱叢話

金沙集有公取古詩一條謂始於太白未必也任華贈白詩已用海風吹不斷及雲垂大鵬飛等句則知彼時作此格者蓋多矣

彈雅

元宗棄國出奔太白乃盛稱蜀中之美西巡果盛事乎猗嗟譏莊而贊其藝副笄刺宣而美其容太白雖為亡國諱而亡國之恥正在言表

唐汝詢唐詩解

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原於王逸少語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清溪山詩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而語

益工

胡元任評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

韻語 陽秋

詩用淚字若沾衣沾裳之類不為剽竊然亦有出奇者潘岳涕淚應情隕杜子美近淚無乾土李太白淚盡日南珠劉禹錫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淚落故山

遠孟雲卿至哀反無淚

謝榛四溟山人集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鞵為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言婦人淫亂敗國其畧云彼

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容簧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蝶螈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子味此詩豈貴妃與祿山淫亂而太白曾發其好乎不然則飛燕在朝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容齋 隨筆

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李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語意皆殊調亦不類高下則差足雁行宋又有夜絃響松月朝楫弄苔泉李有蘿月挂朝鏡

松風鳴夜絃詞意皆同李直出數丈

雅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膾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得大地了徹鏡迴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凝滯矣所謂啟開八窓牖託宿掣雷霆又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窳

韻語
陽秋

李杜長篇全集中不多見北征一首沉着森嚴龍門

敘事之筆也憶舊書懷一首飄揚恣肆南華寓言之

遺也光燄萬丈於此乎見之

柳亭
詩話

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論詩者謂只一出

字便是去彫飾也

餘冬
序錄

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杜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鶴鴿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臥病詩云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酒匙兼暖腹誰欲致杯斝如此之類多矣

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
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
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杯

惑慈親是也韻語 陽秋

梁虞騫詩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太白亦用其字

日日足森海嶠然其驚人泣鬼所謂自鑄偉辭前無

古人者乎楊升菴 外集

太白楊花落盡與樂天殘燈無燄體同題類而風趣

高卑自覺天壤詩辨 址

曹植怨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懷徐幹詩將心

寄明月流影入君懷太白詩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

直到夜郎西兼裁其意撰成奇語梅禹 金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

毛所以去之愈遠若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能復為

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字他人

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

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此乃真太白妙

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

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漁隱 叢語

金陵酒肆畱別山谷云此乃真太白妙處而須溪云

終是太白語別子許須溪知言云詩辨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温庭筠咏柳詩香隨靜

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傳奇詩莫唱踏陽春令

人離腸結郎行久不歸柳自飄香雪其實柳花亦有

微香詩人之言非誣也 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

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楊升菴外集

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為工在壓字不知

吳人方言至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雲麓漫抄

李白人分千里外與在一杯中高適功名萬里外心

事一杯中如武夫之對韻士而胡元瑞云二詩甚類

子謂字面則同句意懸絕雅

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敘事然高者尚有漢人遺意

平者遂為元白濫觴李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

力加雄辭藻加富耳詩

太白詩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對景懷人意味深

永少陵詩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亦是寫景贈別

而語意淺短杜詩佳處固多此等句法却不如李仇

杜詩

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山潯陽獄中猶讀雷侯傳

以彼仙才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嗶嗶古人是自

絆而希千里也

錄千一

詩貴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

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九藥流鶯轉

李太白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磨詰

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

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懷麓堂詩話

曹子建詩譬海出明珠與太白如天落雲錦句法同

太白五言如菖蒲花紫茸及登華不注峰與此句

皆奇崛異常

楊升菴外集

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

過太白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

人之句意氣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雖醉豈復狂

惑至此

玉澗雜書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

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衿

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鶴林玉露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

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此詩之妙不待贊前句云不見

後句云不知讀之不覺其復此二不字決不可易大

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詩取其流暢不似後人之拘拘

耳楊升菴絕句衍義

宋之問所得駱氏靈隱警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李太白天台曉望詩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最

相似文翔鳳雲夢藥溪談

吟咏瀑水衆矣大抵比况耳未有得於所見鑿空下

語爲興詩者太白獨曰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氣

象雄傑古今絕唱王阮義豐集

李白鸚鵡洲詩調既迅急而多複字兼離唐韻當是

五言古詩耳詩辨

七言絕句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

備李白王昌齡尤爲擅場昔李滄溟推秦時明月漢

時關一首壓卷余以爲未允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

城朝雨李白之朝辭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

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

四章之右者矣王阮亭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

盛弘之荊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

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

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日擊信有徵李太白詩朝

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

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全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

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楊升菴外集

盛弘之荊州記云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春水盛

時行舟朝發夕至雲飛鳥逝不是過也太白述之為

韻語驚風雨而泣鬼神矣楊升菴絕句衍義

越中覽古詩前三句賦昔日豪華之盛末一句咏今

日淒涼之景大抵唐人弔古之作多以今昔盛衰構

意而從橫變化存乎體裁此與韓退之遊曲江寄

白舍人詩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元微

之劉阮天台詩芙蓉脂肉綠雲鬟圖畫樓臺金碧山

皆以落句轉合有抑揚有開合此格唐詩中亦不多

得敖子

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

謝將軍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樹

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尋陽

郭始見香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

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如羚羊挂角無跡

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王阮亭分甘餘話

寧國府志載胡安定先生石壁詩一首其序口余嘗

覽李翰林題涇川汪倫別業二章其詞俊逸欲屬和

之今十月自新安歷旌德而仙尉曾公望同遊石壁

蓋勝境也奇峰對聳清溪中流路出半峰佳秀可愛
 傳聞新建汪公所居不遠掩映溪岫率類於此且欲
 尋訪迫暮不獲因思旌川卽涇川接境也而幽勝過
 之汪公亦倫之別派也而儒雅勝之豈可使諷詠不
 及於古乎輒成一首題於汪公屋壁雖不及藻飾佳
 境比肩英流庶俾謫仙之詩不獨專美其詩曰李白
 好溪山浩蕩涇川遊題詩汪氏屢聲動桃花洲英辭
 逸無繼爾來三百秋云云按太白本集詩題祇云過
 汪氏別業而此序乃云題涇川汪倫別業先生非妄
 言者又去唐時未遠當必有據

詩五平五仄句或謂曰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詩獨

靜關偶語陰蟲先秋問李太白詩處世若大夢胡爲

勞其生孟東野詩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餘冬序錄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冥坐寂不動大千入

毫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宇予

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刀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

爲己用漁隱叢話

今人作詩多忌重疊石丞早朝妙絕古今猶未免五

用衣冠之論太白訪天山道士不遇詩水聲飛泉

樹松桃竹語皆犯重古人言外求佳今人於句中

求隙去之遠矣

唐詩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此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

塞上曲驢馬新跨白玉鞍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

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滄浪詩話

蜀國會聞子規鳥宣城遠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

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懷西蜀故鄉之

作也太白為蜀人見於劉全白誌銘曾南豐集序楊

遂故宅記及自敘書不而足此詩又一証也近日

吾鄉一士夫為山東人詩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

東人也予以前所引證之荅曰且諂山東人祈綽

楔資何暇核實

楊升菴外集

哭宣城善釀紀叟子家古本作夜臺無李白此句絕

妙不但齊一生死又且雄視幽明矣昧者改為夜臺

無曉日夜臺自無曉日又與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

矣士俗不可醫也

楊升菴外集

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

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

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為莫知孰是

夢溪筆談

